

言情小說

岑凱倫 著

無言戀曲

无 言 恋 曲

(香港) 岑凯伦 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(宁)新登字 01 号

无 言 恋 曲

(香港) 岑凯伦 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银川市解放西街 105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中卫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8.75

字数: 173 千字 印数: 10,000 册

1994 年 2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ISBN7-227-01254-9/I·330 定价: 5.90 元

无言恋曲

放学回家，才走到巷子口，已经见到洪婶气急败坏地向我直奔而来。她的头发散乱，她的呼吸急喘，她的脸色是苍白而惊惶的。

“小菊！不好了！小菊！”她的声音嘶叫着，一把抓住我肩头，我看见她眼里掉下来的泪水。

“什么事？洪婶？”

“不好了！小菊！快回去！你爸在码头上出事了！”她边指边叫，“你妈哭得晕过去了。”

“啊……”

我来不及思索，急忙向家里奔。洪婶住在隔壁那些年头了，我从未见到她如此慌惶失措过。

我三脚两步奔到门口，天井外的木门打开着，里面传来一阵人声。

“妈！”我急叫。

围在妈身边的是一群邻居，妈躺在竹椅上，脸向上，面色如纸。

金二姑用药油在替妈揩鼻孔额头，大叔用毛巾在敷妈脸颊，四周乱成一片。

“小菊回来了！好了！”有人在嚷。

我用尽全身力气摔开别人，奔到妈身边。妈哭得双眼红肿，泪水滴在她的襟前，湿了一大滩。还有她的鼻涕，在脸旁直吊下来，哭声凄惨得令我失神。“妈！妈！什么事？”我剧叫。

“小菊……你爸……爸爸”妈挣扎着，尝试想说话，然而话塞在她的喉头，哽咽着。她“哇”地尖叫，双眼翻白一身子向后倒去。

“啊哟，不好了！”金二姑发狂地喊，“史大嫂又昏过去了。”

“妈！妈！”

大叔又用毛巾敷妈的脸，金二姑又用力地替妈搽药油。

我仰起头来，蓦然间，我知道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在我们家里了。

“——小菊，你爸在码头上卸货，起重机失灵，那箱货压下来……压在你爸身上……”牛哥粗着脖，高声向我叫。

“啊……”我整个人傻住，僵直了。

“送到医院去了，你妈听到这消息，唉……”金二姑焦灼地边替妈搽药油，边说：“小菊……还好你回来了……”

“爸在什么医院？”

“在山顶的政府医院。”牛哥说。

“你妈站不起来了，怎能走？”大叔向我嚷，“我们看住你妈，你快点去。”

“是，是的……”

我扔下书包，奔向门口。摸摸口袋，我回过头来，大声急问：“你们谁借我几块钱？我要车费！”

牛哥摸了一张十块钱的钞票出来，塞在我的手中，我发狂地奔出巷子。

*

*

*

天色已暗，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奔进医院走廊。

望望左，看看右，我不知道到哪儿去找爸的影子。我从未到过医院，这还是第一次。

远远的，有脚步声传来。我回过头一看，见到一个女护士穿着制服，匆匆向我这边走来。

“护士……”我不顾一切地拦上去，“我找史……史大强。”

“史大强？”护士用奇怪的神色看着我，“什么史大强？”

“我爸爸。”我的心跳到口腔边，我的眼睛不断在噙泪，我焦灼地说，“我爸爸是在码头管货仓……他……被货压伤，送到这儿来了……”

“哦，那么到急救部去。”她用手一指，“……向这里走，再拐右。”

我忘了道谢，急步飞奔。

拐了弯，我看见“急症室”三个大字，有一个男护士坐在那里，他正在柜台上填报告。

“护士先生，”我奔到柜台边说“我是史大强的家人……他……”

“史大强……”男护士抬起头来，看住我。那种眼神充满怜悯，那两道令我永远无法忘怀的眼神……

“他在吗？”

“你是他什么人？”

“我是他女儿。”

“你家里有人吗？你妈呢？”他却问。

“她……？”

“叫你家人来办理他的后事吧。”他看着台面上的报告说。

“啊……？”

像有人在我头上猛击一下，我倒退了一步，靠在墙上。

“那箱货物足足半吨重，压在他的脑门，一上救护车，他就死了。”护士的声音说。

我用手掩着自己的嘴巴，我只感到我整个脸都是湿的，也许是我的眼泪。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哭……

我的双腿发软，我靠在墙壁上，渐渐地，我向地面倾倒……

※

※

※

用颤抖的手，将一枚硬币扔进街边电话亭内的电话机里去，我拨了学校的电话。

“三中女校么？”我咬咬唇，极力镇静地说：“请搭女生宿舍，二楼，我找史小微同学。”

对方把电话放下了，我看着面前电话机上的字粒，大概是教途人怎样使用电话机的。可是我连一个字都看不清楚，我的眼睛哭肿了，我知道再这样哭下去，我和妈都会哭盲了。

电话搭了线，我听见对方走廊上有脚步声传来，自远而近。

“喂？”

我认清是妹妹的声音。我镇静一下自己，咬了咬唇说：“小微，我是姐姐。你听住，你扶住墙壁听住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姐姐？”

“爸死了，妈昏过去好几次了。她要你立即回来。”我一连串说了。

对方一直没有声音。我明白那边的反应，我抓着话筒，隔了一回，我说：“你立刻坐计程车回来吧，快一点。”

我把电话放下了。

推门走出电话亭，四周已隐没在黑夜里。风吹过来，透过我的细胞，令我全身抖索。

我用双手围抱着自己，拖着蹒跚的脚步走进巷子。

这么长长的一天，这么悲惨而又难熬的一天。我实在再也无法支持下去了。

爸昨天还是好好的，他还买了半只烧鸭回来吃宵夜。

“天哪，家里再也没有爸了，怎么可能？爸、妈、妹妹和我，一直就是这么四个人，他怎能够就这样地去了？”

捱到门口，才推开天井外的门，已听见妈凄切地在哭。我重重地叹口气，把门掩了。走近屋子，妈坐在灯下。电灯泡的亮光直射在她的发鬓上，头发已经有点斑白了。她的双手掩着脸，她的肩膊有些驼。这时候，她是可怜的，老而且衰弱。

我在她面前坐下。

“您不能再哭了，妈。”我木然地怔视她，“您有贫血，又会晕的。”

她的手放下来了，鼻涕流在唇边。妈这时哭得好丑好丑。

我伸起手，用台面的毛巾替她抹了唇边的鼻涕。

“小薇赶回来了。”我说：“我们要好好的谈一谈。”

妈一手抢过我手上的毛巾，掩着嘴。

“我怎么办？老天，我怎么办？”她惊慌而彷徨地，“……我一个老太婆，这两个孩子，怎么办？”

“妈，爸的后事，要想法子……”我呆视住她，“他怎样收殮……？”

妈将毛巾从她的脸上拉下来，她的手颓废地放在桌面上，她的面色犹如黄蜡般，那神情令人怯怕。

“我们没有钱。”她说。

“妈，爸一直在码头干，不是有积蓄么？”我愕然地。

“有个屁！”

“那……我晚上在工厂加班的人工呢？”我连忙问。

“有个屁！”妈大声嚷，“你爸要让小薇进那间学校！还要住校，学费有多贵，你不知道吗？你的补习学校也要钱，你不

知道么？”

“但是……我的薪水是够我自己的学费，再加上小薇的学费也够啊……”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，“那些日子……我的工钱呢？”

“小菊，你不知道吗？”妈抬起头，高声说：“我们要吃，要用，你和妹妹念书之外，爸爸还要赌！他还欠了货仓里好多同事的钱呀！”

“啊……？”

“他死不得！他死不得！”妈又掩脸的哭起来了，“他这样一死，我怎么办？”

妈又仆在桌面大哭起来，她的哭声令我心头更乱。

“小菊，你要想想办法……小菊！”妈边哭边用手捶胸。

“我……？”我突然愣住。

“家里你最大了。你妹妹还小……妈老了……除了你，还有谁能照顾家？”

我离开妈身边，缩到屋子角落去。

妈就这样一说，我的肩头上就要撑担子了。我又有什么能力？

在原子粒厂当夜班，天天看住那些精细微小的原子粒，我快需要一副眼镜，都一直没有法子去配，我怎样去承担这个沉重负荷？

寂静的夜里，只有我和妈两人相对。妈似乎哭累了，收敛哭叫，脸伏在桌面上。

远处有汽车声音嘎止，然后，车声又开动了。不久，我听见巷子外有脚步声在急急地跑动。

“小薇回来了。”我站起身来，走向天井。

我才撑直腰，脑间一片昏花。这时候我才知道，自己从早到晚，一点东西都未进过肚子。

我拉开门，小薇神色仓惶地急奔进来。

她的身上穿着红色毛衣，是上个月爸从日本公司替她买来的。两个人之中，爸一直是疼爱她，现在，爸死了，小薇是应该更痛心的。

“妈……”

小薇扑到妈身边去，妈双手把小薇一抱，又大声痛哭起来了。

妈也一直对小薇比对我好，也许因为我的年纪大，小薇比我小。我记得当我放学回家听闻噩讯时，妈就没有这样亲切地抱住我痛哭。

我听见她们哭，这时候只感到心烦意乱，我是不愿意再哭了，我坐在门边，垂着头。

“小菊！小菊！”哭声中，妈突然高声嚷。

“什么事？”我问。

“你想想办法啊！你爸的后事怎么办？你想想办法啊！”妈拥住小薇，边哭边嚷：“你做大女儿的，难道不管吗？”

“妈……”

“妈老了，贫血……走也走不动，做也做不了……你总不能这样不管啊。”

“我知道，妈……”我立起身来，我去问问牛哥……也许……有办法……”

“妈，”小薇叫起来了，“那么以后我的学费呢？还有寄宿

费，膳食费……”

“小薇……”妈只顾哭。

“我不能不念书啊？”小薇大声嚷：“我就快毕业了，我是考第一名的！”

“小薇，妈知道！妈知道！”妈紧抱住小薇安慰她，“我怎么都会让你念下去的！”

我看着屋子内的情形，我走到天井外边，推开门。

“小菊，你还不想想法子？小菊啊……你上哪儿去？”妈高呼着。

“我上牛哥家去看看。”我低喃着掩上门，也不管她有没有听见。

我在黑暗内走出巷子。

*

*

*

牛哥住在隔邻的巷子里，巷尾那一家木屋中。

走到木房前，我见到门隙内传出来的灯光。又听见牛妈正在跟牛哥说话的声音。

我叩了门。

“谁？”牛哥的声音在门内问。

“我。”我低音地应。

“木门拉开了，屋子内那枝二十五火光的电灯泡暗暗地照亮着这小小的木屋。

木屋子内十分局促，牛哥在海运码头开货车，他是因此

而认识爸的。他的环境当然也不好，况且，他还得养活那个五十多岁的母亲牛妈妈。

“是你。”门拉开了，牛哥赤着上身，屋内空气很闷浊，“你怎么会来的？”

“小菊！”牛妈从椅上立起，立即走上前，一手拖住我，“这件事真不幸，你爸……”

她用很怜悯的眼光，用手在我肩头上轻轻地拍动。

我的鼻孔一阵辛酸，忍不住“哇”地大哭起来。

“小菊，”牛哥低声安慰，“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不要哭，应该想想后事。”

“我们需要钱，替爸爸办理后事……”我哽咽而彷徨地。

“你爸以前没有留下钱么？”牛妈十分惊异地。

“我摇摇头，‘——他喜欢赌……还欠了别人不少的钱。’”

“你们没有钱办丧事？”

“妈叫我想办法。”我彷徨无依地问：“我到那里去想办法……？牛妈，牛哥，你们可不可以帮助我？”

“我们？”牛妈苦笑起来，“我们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上两个月，我入医院，开刀时用了所有的钱……”

我茫然地睁大双眼，只感到眼泪一直从我的眼眶跌落下来，完全失去了控制。

“小菊，你不要担心，”牛哥用同情的眼光看住我，充满安慰地跟我说：“我替你去想想办法吧！”

“你替她想办法？”牛妈惊愕地一怔，大声问：“阿牛，你到什么地方去想办法？你一个月才赚它几百块，那来的钱

啊？”

“妈，您别嚷，总会有办法的。”牛哥跟母亲说：“我们总不能让小菊的爸躺在殓房内而不理啊？”

“小菊，我们家自己难保，你问牛哥，有什么办法？”牛妈摊摊手。

我低下头去。

我很清楚地知道牛妈的语气是在埋怨我。我可以直觉到她认为我在给予他们的麻烦。

我点点头，站起身来。

“对不起，牛妈，牛哥。”我走到门边，拉开门。

走出木屋，我向巷外走。我的心头绝望，绝对想不到这一切竟会发生在我的眼前。

还是昨天，我仍然上工，仍然上学，但是短短的二十四小时，一切骤变，仿如晴天霹雳。

“小菊！小菊！”

走到巷口，我听见身后牛哥的声音在我身后追上来。我止住步。

“小菊！”牛哥喘着气直奔到我身边，他的一双充满关怀的眼神一直在盯住我。“小菊，你放心！”

“什么？”我呆呆地。

“你可以相信我。”他将他的双手按在我的肩头，“你爸的事情，我是帮定你了。”

“嘎？”我怔怔地，“你妈不是说……你们家自己也需要钱吗？你有办法吗？”我迟疑着向他问。

“我在码头上有许多朋友。”他胸有成竹地安慰我，“放

心好了。”

“牛哥……”

“你回去吧，”他柔声说：“你的情绪不好，脸都青了，你太累太伤心了……”

他伸手把我额前的头发抹了抹，我的眼睛又忍不住流下泪来。

“几千块钱我是一定可以筹到的。”他说：“丧事只可以节省一点了，小菊。”

“牛哥，我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感谢你……”我激动地说：“妈要我想办法，我到那儿去想法子呢？”

“你妈也急疯了，她以前一向少出门，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手足无措，不能怪她。”牛哥安慰着我，“小菊，你先回去，钱我一定想法子借到。”

“谢谢你了……牛哥……”

他深深地注视我一眼，接着说：“回去吧，好好的睡一觉。”

我走出巷子，觉得世界上的人，只有牛哥是真正对我好的。

当家里环境不好，我需要一份工作，厂里的那份工作也是牛哥整天在外面跑了了一个星期才替我找到的。

一次妈在家染了感冒，发高烧，又发冷，牛哥开了车子回来，就一直在家里替妈煮药。

我相信没有牛哥，我这一次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。

回到家中，妈呆呆坐在椅上，双目定定地怔视面前的电灯泡。

她的膝头，小薇的脸枕在上面，她已经熟睡了，也许她已经哭累了吧？

我们家环境虽然不好，但是小薇从小就娇生惯养，爸疼她，妈爱她，因为她比我小，而且她一向讨得他们的欢心。

我把门关上，妈双眼仍瞪视在那枝暗暗的电灯光上，毫不移动。

我走到她对面，默默坐下。

“钱有办法了。”我说：“牛哥替我们想办法。”

“牛哥……？”

“他答应我了。”

妈低下头去，眉头一皱，两颗泪又滴下来。

“几千块够了吧？”我问。

“我们将来怎么还呢？”她彷徨地。

我顿时哑然了。几千块，这么大的一笔数目，以前我从未见过，就是葬了爸，这些钱又怎么还呢？

*

*

*

牛哥第二天晚上，已经是接近凌晨了，他来敲我们的大门。

我拉开门，他一步走进，立即把手中的一卷钞票交给我。

“四千块。”他匆匆说：“够了吧？”

“妈……”我转头大叫，“妈，有钱了！”

房内亮起灯，妈披上上衣，眼睛惺忪地直扑出房来。

“钱，真的借到了！”她一手取过我手上的钱，好像一块大石在心头放下。

“牛哥！”我急忙问：“你是从什么地方借来的？”

“一个货仓里的朋友。”他解释，“我告诉他关于你们家的事，他马上借了给我，好让你们救急之用。”

“这些钱，什么时候要还？”

“一个月。”

“下个月？”妈喃喃地，失神地。

“妈……”我心中急着，却只好安慰她，低声说：“先把钱拿了，把爸的后事办了再说。”

“牛哥，谢谢你了。”妈含泪讲。

“你们睡吧，”牛哥转身走到门边，“已经晚了，我明天还要上班。”

他拉开门出去，我立即赶了上去。

“牛哥，”我奔到外面，低声：“你对我太好了，没有你，我真的不知道……怎么办……”

“不必说这些话，”他柔声说：“朋友互相帮忙，本来就是应该的。”

“牛哥，将来只要我有机会，我一定好好的报答你，”我衷心地讲。

“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，”他关怀地问：“你爸过世了，你对你以后的生活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我已经两天没有上工厂了。”我吸口气，振作自己：“我明天一早回去上工，不然，连这份工作也没有着落了……”